

● 小说看台

生日快乐

/ 蔡中锋

我们鲁西南有一个风俗,不到18岁的小孩每年过生日那天的早晨,一定要吃上一个煮鸡蛋。

有一年,过生日时,我问爹:“人过生日的时候为什么要吃煮鸡蛋呢?”爹说:“煮鸡蛋是很有营养的东西,小孩子吃了可以长高长胖变聪明。而且在吃之前如果从头到脚滚遍全身,还可以带来好运,这叫滚运。鸡蛋又是圆的,剥开后蛋青白白嫩嫩,蛋黄圆滚滚,孩子过生日时吃一个也代表着他下一年能健康成长,像鸡蛋一样挑不出一点毛病……”

然而,我过生日时娘却常常会忘记给我煮鸡蛋,而我不好意思说。这样,如果她忘记煮,那这一年的生日我也就吃不上鸡蛋了。所以,18岁以前,究竟有多少次在生日时吃了鸡蛋我也弄不清楚。

我的生日正好是大年三十,有一年,吃过年夜饭后,等了一天都没能吃上鸡蛋的我耿耿于怀地问正在收拾过年东西的姐姐:“娘为什么今天又没给我煮鸡蛋呢?难道她真的忘记我的生日了吗?”姐说:“你若问她,她一定会说忘记自己生日的孩子以后才会更聪明!”我说:“这个理由我不同意!我今天并不想以后变得更聪明、更有出息,我现在只想在我生日的这天吃上一个煮鸡蛋!”姐姐笑了她说:“你的生日是腊月三十,你又是咱娘最小的儿子,你的生日她怎么可能会忘记呢?”我问姐:“那为什么娘不给我煮鸡蛋?”姐说:“因为一个鸡蛋可以卖五分钱,五分钱就可以买一斤盐,而一斤盐,可以供一大家子人吃上两个多月了。”我很奇怪:“那我们家为什么不养几只母鸡呢?”姐姐说:“你说的倒轻巧,人还都吃不饱饭呢,上哪儿弄粮食来喂母鸡?咱爹咱娘能将咱们兄妹五人都养大,这些年基本上也没让我们挨饿,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不过,你放心,我保证,以后你的生日一大早我就让你吃上大鸡蛋!”

果然,在我十岁生日的那天,一大早姐姐就叫醒了我,并递给我一个热乎乎的大鸡蛋:“四弟,生日快乐!”而此后每年的生日,姐姐都会给我煮好一个鸡蛋,直到我满了18岁……

今年夏天,我去看望姐,突然想起那年生日吃上煮鸡蛋的事,就问姐那天怎么给我弄来了那个大鸡蛋。姐笑了笑说:“你没注意到那一年的年前,我那一头长头发都没有了吗……”

姐那一头一米多长的头发,是从她自出生那天起就开始留着的,直到给我买生日鸡蛋之前,她一次也没剪过。而她那头长发所换的钱,一直都是用来给我买生日鸡蛋用的,直到我年满18岁……

● 诗笺

雪花

/ 黄必良

不是每一朵雪花
都适合抒情
我只是沉溺于某一瞬间
因为温暖着的浪漫
才忍受了这么漫长的贫瘠和荒凉

人生
总会失去些什么
匆匆忙忙的岁月里
我和我的灵魂
像雪花一样
在一个洁白的世界里
冰封消融
轮回往复

秋雨赋

/ 毛玉凉

乡间的湖泊
是一台时间的放映机
在每一个下雨的日子
记录了一个个不一样的我

童年时无忧无虑的快乐
少年时欲语还休的羞涩
和此时强颜欢笑的我

这落雨的湖面
从未如此沉重
我的记忆,随着雨点
砸出一个个破碎的洼
每一个洼里,都装着一个故事

● 美文阅读

农家土灶饭菜香

/ 乔加林

在我童年时代,我们苏北农村家家户户都使用自制的土灶台烧锅做饭。说起土灶台,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没怎么见过。

早期的土灶很简单,都是用当地的泥土混合上麦麸,加水搅拌,和好土后,依照着一口铁锅用手小心翼翼地盘出一个圆筒土灶。为了美观,还要用手沾水来回把圆筒里外抹平,让灶壁厚实均匀。在太阳下晾干后,要刷一层厚厚的黄土皮子,抹得油光滑亮,摆放在厨房墙角,在上面一左一右安放两口铁锅。后来人们生活条件逐渐提高,土灶又改用土砖、红砖建造,上下两层,中间有漏灰条板,柴草燃烧后,灰就会漏到下面,利于柴草燃烧。土灶台一般都建在厨房的一角,

紧靠窗口下,有长方形和半椭圆形两种,一根正方形的烟囱直通屋顶,每到做饭时分,整个村庄弥漫着菜肴的香味。

小时候,我学着帮母亲烧火,看着灶膛里燃烧的熊熊大火,却不知怎样去添柴,只是一味地往里塞干柴,本来烧得很旺的火,顿时被我压得死死的,不见一点火焰,只见浓浓的黑烟直往外冒,熏得我眼睛都睁不开,在一边咳嗽干着急。母亲看着我狼狈的样子,对我说:“‘火心要空,人心要公’,要把柴火支起来烧。”那时候不懂母亲说的这句话,在我的理解上就是柴少添点,让火空心。我按照母亲的说法开始添火,在灶膛里掏出多余的柴火,用火棍子把干柴支起

来,让火空心,看着火还烧不起来,一时情急忘记了旁边的风箱,直接用嘴对着灶膛口吹气。突然,火苗从灶膛口蹿出来,顿时闻到一股头发烧焦的味道,我赶紧跑到堂屋的镜子前一看,眉毛、头发都被烧焦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逐渐明白了母亲说的那句话:柴火中间空起来,才能让火接触到更多的氧气,让火烧得更旺;做人应该把公道放在首位,才能无愧于心。

土灶台,大铁锅,虽说土,却被庄户人家拾掇得干干净净。如果谁家有烧猪肉的,肉香味能飘满整个村庄。柴火饭的撩人肺腑,如果没有乡居的体验,恐怕是很难说出它的滋味。

记忆里,母亲每天都在灶台上忙这忙那,锅碗瓢盆,叮叮当当;父亲坐在灶膛前,一把一把往灶膛里塞柴火,红红的火光,映照着父亲的脸,他脸上的皱纹,也在火光的闪烁跳跃中,或明或暗。锅里煮的菜,咕噜噜直响;母亲会不时跟父亲交代,灶膛里的柴火,或加或减;如果是蒸饭,等听见饭粒细微的爆响声,有香气开始溢出锅盖的时候,母亲会让父亲把灶膛里的火,慢慢焐着,锅里的饭,慢慢蒸,这样做出来的饭,又松又软。

如今,土灶台早已被煤气灶、燃气灶所替代,在乡村也难得见其影了。这些工具用起来方便,但是,在我心里,却少了土灶里烧出来的故乡的味道……

寓言二则

/ 石飞

蜗牛争功

动物界评选先进,经过自由推荐,民主评议,公开投票,大家一致推选牛当模范。

蜗牛听到这个消息后,兴高采烈,又喊又叫:“嗷,嗷,我当模范了!”

左邻右舍瞧着蜗牛得意忘形的样子,甚感可笑,纷纷嘲讽:“推举耕田犁地的牛当模范,与你蜗牛何干,你瞎高兴什么?”

蜗牛像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十分沮丧郁闷,便去找评委会的猴主任鸣冤叫屈:“主任先生,既然评牛当模范,就该有我蜗牛一份。一些烂了舌头的家伙,胡扯八道,说牛当劳模与我不相干,你得给我主持公道。”

猴主任问:“冬天你跑到哪儿去了?”

蜗牛说:“冬天我耐不住寒冷,冬眠了。”

猴主任问:“夏天怎么也见不到你的影子?”

蜗牛说:“夏天我受不了酷热,夏眠了。”

猴主任直言不讳地说:“牛不畏艰难,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成绩可嘉,有目共睹。而你呢?恰恰相反,冷一点儿受不了,热一点儿也受不了,稍不合适就装死躺倒不干,模范怎么可能有你的份呢?”

蜗牛继续胡搅蛮缠,摇晃着两根触角,大言不惭地说:“不管怎么讲,蜗牛的名号已经叫千百万年了,这个事实毋庸置疑,不可否认。蜗牛两个字当中,有一个牛字。牛当模范,理所当然不能少我一份,必须给我发奖匾。如果撇开我不管,就是侵犯我的专利权。”

猴主任恼了,冷冷一笑,奚落道:“我担心,奖匾会压烂你背上的壳,还是免了罢。”

兔子逗狼

寻找大半天,终于发现了兔子窝。他堵在兔子的家门口,兴奋得又跳又蹦,喜滋滋地连声叫唤:“小兔崽子,我看你今天还往哪里跑,赶快出来给我打牙祭吧!”

他在兔子家门口藏着,从中午蹲到天黑,又从天黑守到天明,熬得饥肠辘辘,也没见到兔子出来。其实,兔子早就从另外一个洞口逃跑了。如此瞎高兴,狼经历了好几回,甚感怪异,兔子怎么就不翼而飞了呢?今天他终于弄明白了,原来兔子窝有好几个出口。难怪人们说兔子狡猾,骂“狡兔三窟”,一点不假。

隔一天,狼又一次追捕兔子,眼看就要逮住了,眨眼间,却没了踪影,兔子进了洞穴。狼在兔子的门外,气急败坏地大喊大叫:“小兔子,你应该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一个窝干吗要掘几个出口,‘狡兔三窟’多难听呀,太有辱名声。你太诡气,心眼太多,脸皮快被戳烂了吧。”

“嘿嘿……”兔子在洞里开心地笑起来,“狼先生,休要拿道德来忽悠我,性命远比名声重要。我的确多心眼,这可都是你恶狼逼出来的,不然,弱小的兔族早就绝种了。”

狼恨得牙齿发痒,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对着兔子的洞口,反复无聊地喊叫:“胆小鬼,胆小鬼……”

兔子趴在洞穴边,笑着朝狼狠怼一句:“你胆大,你跟狮子、老虎斗去!”



云海 兰自涛 摄

亲近泥土

/ 张正

花生成熟的季节,我去老家拔点新鲜花生吃。园子的主人徐姐叫我去田里起花生,我四处找铁锹,她说,拿什么锹,土肥,直接用手拔。

但我坚持拿铁锹。我担心把花生根须拔断,留下不少花生长在泥土里,可惜了。刚才我在园子里闲逛,看见一堆采摘过的花生秸秆,上面零零星星还挂着饱满的果实;那片翻开的地里,经过一两次雨水冲刷,也不时探出一两粒花生,我用手拨拉了一下,竟捡出一小捧。

惜衣有衣,惜食有食,这是我一向主张的。何况,那些断在泥土里的花生,多是入土比较深,个头十分壮硕的,遗弃在泥土里,太浪费。

我没有想到,园子里的泥土

这么松软,我用铁锹在花生根部四周挖了一圈,松了松,抓住桔秆,向上稍用力,花生带着泥,全现身了,一粒没落下。那么多,一株至少能摘半斤花生。

园子所在的地方,是我老家尹山村的至高点,这地方原来叫山头组。在我的想象中,山顶的泥土应该是黄板土,坚硬、板实,没想到,完全不是,是松软肥沃的品质。酥酥的,一抓一提,花生出来了,再一抖,花生上的泥土窸窸窣窣往下掉。那潮湿的泥土,松软得像面包屑。

我自小在农村长大,对泥土是了解的。

最坚硬的泥土,一铁锹砸下去,一道白印子,那样的土地,植物根须想要扎进去安家落户,十分艰难,通常只能生长低矮的灌木。最

肥沃的泥土,那真是肥得流油,像用草木灰拌过,黑黑的,种金长金,撒银长银。那泥土,极可能就是所谓的腐殖土,我在苏中里下河水乡见过。那里的水稻亩产,是我丘陵山区老家的双倍,而且颗粒饱满,熬出的稀饭油晃晃的。

土地的肥力,是先天的自然条件加上农人在上面一季又一季,一年又一年反复耕种积累的财富。政府部门组织平整土地期间,少数农户一开始不理解,不愿意配合这项工作,原因就是,深处的生土翻上来,表层种熟的土翻下去,肥力锐减,短时间内影响庄稼收成。而从长远利益看,平整后的土地,方便机械化耕作,有利于把人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这是造福子孙后代、一劳永逸的民心工程。

徐姐在城里有工厂、有商贸,效益都很不错,她来农村承包土地做休闲农业项目,是为了帮助身边一群人化解回不去的乡愁。她对园子里的每一个种植品种,都像饲养宠物一样用心。

这个园子的土地,都是花圃一样精耕细作,肥得伸手能捏出油。通过一株花生,我窥见了园子的主人对泥土的感情,一如我这个农民的后代,对粮食的感情。

土地是万物之源,是人类的衣食父母,是种田人的命根子。

我夸这个园子土地肥,花生长得好,徐姐打断我说:“一开始哪有这样子,你不知道我们下了多少复合肥和有机肥,每年一茬一茬刚下的草,我们舍不得扔掉,铡碎了,沤成肥,划区域调理,埋下好深……”

徐姐在城里有工厂、有商贸,效益都很不错,她来农村承包土地做休闲农业项目,是为了帮助身边一群人化解回不去的乡愁。她对园子里的每一个种植品种,都像饲养宠物一样用心。

这个园子的土地,都是花圃一样精耕细作,肥得伸手能捏出油。通过一株花生,我窥见了园子的主人对泥土的感情,一如我这个农民的后代,对粮食的感情。

爱恋唐古拉

/ 高俊香

列车缓缓地爬行着,像一只灵巧的蜥蜴自在游弋在“唐古拉”,但我还是在它均匀的呼吸里觉出它沉重的喘息。我知道海拔越来越高了,回首,红尘已被遥遥地甩进迷茫的尘烟。

还没看清它的模样,“簌”的一片雪花凑过来,趴在我的窗口新奇的张望,它该是在寻找我们从时光的那一端带进来的那缕春色吧。慢慢的都是了,挤满了窗口,它们用渴望又有些焦灼的目光翻遍我的周身上下,角落。却忽略我嘴角一抹快意的笑,那才是最美的春光。

列车缓缓地爬行着,像一只灵巧的蜥蜴自在游弋在“唐古拉”,但我还是在它均匀的呼吸里觉出它沉重的喘息。我知道海拔越来越高了,回首,红尘已被遥遥地甩进迷茫的尘烟。

还没看清它的模样,“簌”的一片雪花凑过来,趴在我的窗口新奇的张望,它该是在寻找我们从时光的那一端带进来的那缕春色吧。慢慢的都是了,挤满了窗口,它们用渴望又有些焦灼的目光翻遍我的周身上下,角落。却忽略我嘴角一抹快意的笑,那才是最美的春光。

这里是雪生长的地方,雪的种子是洁白的雪莲花生成的吗?否则它怎会这样洁白?我问着雪花,它们不回答。

雪花们是调皮的,也是深情的,我在心里牢记下每一个雪精灵的模样,寂寞的、野蛮的风把雪花一茬茬的收割,又随意的抛堆在它的脚下,越堆越高,入了天际。风是不敢闲下来的,那样它空虚又空洞的内心会爆炸。所以它拼命的拿雪花来填补、打发。

我驰目追着擦我而过的每一片雪花,在万千的雪花中追寻和我对视的每一片。忽忽然,天

思绪莽莽地飞着,回望千万年前,我们是亲人还是伴侣?不然怎会那样的似曾相识。

如果我拥有无边的法力多好,把你带出时光之外。可我没有,纵然这一刻我们爱的深沉。但最终,你的圆缺,你的明暗,都只属于“唐古拉”,我付出怎样的痴情也带不走。

“唐古拉”究竟是怎样的宽厚、高耸、俊朗,而又霸气,让世界生畏,让世人羡慕,为它而来,千呼万唤,或长跪,或匍匐,或亲吻,这些只不过是红尘的一厢情愿!



深秋的玫瑰 肯定怀 摄